

「黔東南」成為旅遊名詞，是貴州引以為豪的地域。
代表璀璨的少數民族文化和獨特的山水景觀。

崎嶇蜿蜒的山路，沒有阻礙去路，反而成了前進山寨的嚮導。如同雲南一樣，貴州也是少數民族的大本營，盛名由此而來。

都說貴州是中國排列前三名的貧窮省份，在講究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」的中國來說，排名如同排場，更是話語權的象徵。雖說共產黨以工農兵起家，貴州更是紅色革命的根據地，照理說，尊榮不在話下，然而，窮山惡水的外在形象，不敵世俗的貧富概念，階級鴻溝牢不可破。「形象」是社會集體思想的凝聚，欲解放它談何容易。

排名只是社會現象的指標，實則受限於地域開發不易，發展易陷入窘迫。運輸等同文明脈絡，缺乏公路、鐵路、機場等交通路線的配置，便無法快速投資開發，累積財富。相對的，路途閉塞，貴州因而保留珍稀的原生態森林與民族文化，造就另類可貴的世界寶藏。

貧窮不意味幸福指數低，金錢富裕也不代表幸福指數高，只是精神與物質的一線之距，單調與多元，全憑心領神會，方向擇取而已。



碼頭。



村寨，
拾階而上。

道聽塗說，臨時改道，轉到人跡罕至之地。

有幸，臨別貴州時，得知「文門寨」一地¹，馬上改弦易轍，轉往此處。傳說中的湖光山色，少人會晤。實因地處偏遠，耗時費力，故僅僅限於一種傳說，旅人之間極少言及。

好奇心支撐動力，挑戰現狀，面對去路一波三折，只有耐心站站轉換。陸路靠公車；水路靠汽艇。先是三段接續轉車的陸路，後是不定時運輸的水路，一點都沒得商量。

終於，重頭戲上場，晌午到達碼頭，眼前藍綠湖水盪漾，水壩閘門雄踞²，還有簡易船形屋飯店。臨湖的高聳山壁，不由得仰望，吊腳樓層層堆疊，懸掛山崖，不禁倒吸口氣，斷崖峭壁照樣居住，驚奇於人定勝天的功力，崇敬感恩，不再煩躁。

久候多時，豔陽高掛，曬得頭暈，雙眼睜不開。沒有一棵大樹，沒有售票亭，沒有航班表，沒有候船室，連乘客也沒看到，只有三兩漁人進出船屋。著急四下無人的境況，晃進船屋，逢人便問。漁民說：「下午一點鐘的船次。」輕鬆口吻，好像乘船鐘點是世代以來的模式，時刻表簡直多此一舉。有了答案，釋放心情。既然來早了，只好到處閒逛。這兒實在不像一座碼頭，倒是隨意開鑿出的河岸，彎凹處排列著船隻，除載客船，還有舢舨船。拼湊出的碼頭，沒有定點船班，全憑船老大說了算。

雨後，
「清水江」的表情。



光禿禿的河岸，枯燥乏味。

幸好湖光山色和山崖木屋點綴，舒緩了視野。

千萬等候，終於到點了，急忙鑽進船艙，大喊：「開船了。」沒人理。再大喊幾句後，外頭粗嗓回應：「船老大上山了，晚點過來。」急也沒用，只好悶氣等。直到兩點鐘時，乘客才陸續上船。客滿了，船老大出現了。看來船老大與乘客們有深厚的生活默契。船鬧哄哄地行駛航道，儘管坐過豪華郵輪，鄉間小船亦趣味無窮。望著兩岸原始山林，氣息回歸安靜。全船乘客的苗語，如聽不懂的鳥語，但理解彼此友善問候，分享水果、食物。我就像隱形人，不搭調地安坐期間。走到狹小甲板上，電冰箱，腳踏車及民生用品，堆疊擺放。剎時理解，小船每天的任務，除了來回交通，還擔負山寨跟文明世界的連結。

單調的航行，只聽到風聲、滑水聲、達達引擎聲，只看到兩岸山林與湖水，萬物無語，任憑來去。小船承載的彷彿是歸鄉之情，而非陌生訪客之旅。船艙內的乘客，或說山林子民，一刻也沒閒著，嗑瓜子的老人、抽菸的男人、吃方便麵的青年、吃零食的少女、啃香蕉的兒童，船上的每一人，有著共同動作，吃完後把垃圾拋進湖裡，且順手一再重複。乍見驚訝，來不及阻止，張眼看著，防止重蹈覆轍。但沒用，下意識的習慣，由來已久。回想船隻緩緩開動時，岸邊大片垃圾飄蕩湖面，便像是創世紀以來便有的景象。原來如此造成。

山民乘船如乘巴士，習以為常，於是都窩在船艙內。珍惜當下，我一直在甲板上吹風掠影。小船開到「文鬥寨」及上游的寨子³，每天船班不多，大家掐著時間進出城，甚而當天來回。船上有人耳聞我要去「文鬥寨」，都熱誠願做嚮導。那股熱情和善，與之前丟垃圾的無知模樣難以連結一起。小船達達行進，江邊漁獲作業頻繁。湖泊因建設水壩壅塞而成，「清水江」上漲兩百米⁴，山巒變矮了，卻成就灌溉與疏洪的功效。這令人想起三峽大壩，同樣的命運，久遠的影響。

經過耐心等待，三轉四折，終於身在山寨中。

行駛一小時之後，靠岸「文鬥寨」碼頭，雙腳踩在石塊上，下船了。一塊石階就是碼頭，簡易至極。隨著山勢踩著石階延伸上去，就可到達「文鬥寨」。船繼續往上游行駛，船尾揚起美麗水花，逐漸消失在眼界。隨同山民父女二人同行，父親扛著物資，行動緩慢，七歲小女兒與我走前頭。「文鬥寨」設有上下兩個碼頭，不管在那兒下船，上行千米以上，又長不見盡頭的石階，是必經之道。這意謂山民回家的路，而我正走在這條路上。幸好，大背包寄放在「錦屏」⁵的旅館，背著小包就到這裡。否則，不敢想像的吃力。

森林涼亭，娃娃兵的遊樂場。



甫上石階，濃郁的芬多精氣息撲鼻，便感知這是座森林山寨，蔥鬱的樹蔭，在豔陽下透出光影與清涼⁶，堆疊數不清的石階，使呼吸越來越急迫。不禁疑惑，為何山民甘願居住於此，交通如此不便？如果是我，會離開這裡嗎？看著眼前小女孩，身形瘦弱卻踏步穩健，問：「會累嗎？」她點頭，眼中沒有疑惑和抱怨，似乎這就是該走的路。頂多在樹蔭下，說：「歇一會兒吧。」這句話出於微薄身軀，強韌、懂事，觸動人心。她不時喊著落後很遠的父親，都沒半點回應，面容擔憂。

「每次買東西都是爸爸扛回來嗎？」企圖轉移她的注意力。

「嗯，有時我也幫忙拿小東西。」回應地自然甘願。

「是啊，今天的腳踏車太重了，還有飲料、食物什麼的，所以爸爸走得慢。」若無其事地解釋，希望能讓小女孩安心些。

氣喘吁吁的步履且走且停，單調重複，幸而小女孩與滿山樹林陪伴同行。揮汗如雨地到達村口，還沒喘上一口氣，驚喜地看見傳奇大樹。路上聽說：「有棵巨大的銀杏樹。」說時，每人臉上都綻放出驕傲。著實繞了幾圈，觸摸大樹年輪。一來慰勞辛苦的旅程。二來想感受山民心底的喜悅。這株古樹奇特之處在於根底中空，樹幹向上生發出茂密枝葉。小女孩穿梭樹洞，童趣乍現。等待中，爸爸果真右肩扛著腳踏車，左手拎著物資出現了。長距離攀爬，不見勞累，還繼續走向山坡上的家。

住進深山民宿，開始藍天綠林之旅。

經由引薦，剛進寨子裡的「雲來客棧」時，老闆娘正在牌桌上，霎時印象扣分，總覺得是個夢魘，走到那兒都看見牌桌，樸素深山也染惡習。老闆娘見客人上門，似乎掃了牌興，笑容不佳。我的表情也收斂起來。

「住宿嗎？就一人？」她的語氣，好像有點失望。

「是的。就我一人」理直氣壯地答覆。

這不太友善的開場白，不免擔憂會有怎樣的待遇。她帶往三樓房間。順著木梯上去，別有原始風味。推開房門，偌好的山水，像五星級飯店的視野，簡直中頭彩般開心。

「耶？怎麼棉被、枕頭都打包了。」納悶問道。



銀杏樹洞的樂趣。



叢林圍繞的木屋。

「現在是旅遊淡季，本來就沒甚麼人，現在更沒人來。」言下之意，就是沒生意可做。這現象倒是少見，這一路所到之處，雖說不是人滿為患，至少不冷清。這話倒引發了憐憫。

「我不是來了嗎？」試圖緩和傷感。

「這幾天就打算要去錦屏打工。我先生都先去縣城了。」老闆娘笑著。看來此話當真，每間房間的民生行頭都打包了。

她與我商量是否能住到他女兒房間，下樓看房後，房間與祖先祠堂為鄰，陰森嚴肅，還是堅持住回視野遼闊的三樓房。頗能理解生活難處的我，又止不住為包下民宿而樂，難得巧合，獨享寧靜的山中歲月。



全員集合。

童年。



沒有門票，沒有地圖的「文門寨」，得靠探索。
娃娃兵團，成為歡樂嚮導。

密麻的木屋，歪斜的山路，盡顯六百年山寨的歲月印記，連一塊小石子，皆有百年紋理。寨子裡沒有路標，該如何前進？詢問背娃兒的小女孩，她順手指了條山路，便拾級而上。在「隆里」時，無意間看到「文門寨」資料，只是翻閱，不以為意。現處當下，僅靠文字記憶尋找古道⁷。多數未開發的山寨皆像「文門」一樣，沒有柏油路，除了山路，就是石子路，不時還會踩到牛、馬、羊、豬的便便，但奇怪的是；人放到這種時空裡，精神自然愉悅，儘管山高水遠的不便，亦有行者切切尋覓。

站在岔口，思索路線時，背著小娃的妹妹追過來，說：「我帶你去玩。」理所當然的仗義，小大人模樣，特別有趣。

「你知道要去哪裡？」好奇地問。

「來這裡的人，都去古亭、古道。」土生土長的娃兒，對環境瞭若指掌。

「是嗎？好，那帶我去。」話說完，正要起步時，隨後來一群小朋友。我瞪大眼數數，八個，從十二歲到四歲排列而至。小隊伍吱吱喳喳地走在前面，特不真實，仿若瞬間降齡變成幼童，眼前的大哥哥大姊姊，帶著出去玩耍。且安心玩吧，真正的赤子歸零。

如同幼稚園的歡樂，散播在田野中，瀰漫在空氣裡。

孩子的心如燦爛陽光，但也無厘頭地失去控制。珍惜遊玩機會，在綠林中徹底解放天性。

「背的是你弟弟嗎？」隊伍行進中，辛苦的背娃妹，一路上背著嬰兒。

「不是，是我表弟。」小小的臉龐，懂事堅毅，想起同行入寨的小女孩。

「為什麼是你背著？」出乎意外的答案，不由奇怪。

「大人都在忙。」乖巧表情，擺明已非第一次背娃兒。

「不累嗎？要不要解下，歇一會兒。」心疼之餘，試著找法子安慰。

「不累，習慣了。」樂天習性，看在眼裡，感嘆這份堅強，可能連大人都不如。

簡短對話，理解到背娃妹的小小年紀，已在分擔家務中成長。世理一體兩面，鄉間兒童擁有大自然寶物，但去除嬌氣，鍛鍊了心志。

經過古山道來到古涼亭，兩個木亭對稱聳立著，中間空出過道。小娃兒們向涼亭跑去，一個個開心地爬上鑽下，自得其樂。不管他們怎麼瘋野，靜靜地用相機記錄著，微笑望著，共享這份「童樂會」。

大伙兒玩樂時，一位村婦跟女兒忙完農事，路過回家。女娃兒跟小

朋友們說話後，便央求母親，加入隊伍。應該是鄉鄰熟識，母親安心留下女兒。想趁機理解小朋友對家鄉的觀感，聊說：「最喜歡文鬥寨哪裡？」背娃娃先說：「最喜歡新鮮的空氣。」大姊姊說：「喜歡早晨和傍晚，很美麗。」其他娃兒互望害羞不語，吃吃傻笑。四歲男娃兒攀在欄杆上亂動亂玩，顯然狀況外。試著丟出題目：「如果讓你們住到城裡，願意嗎？」他們彼此相望，一個勁兒傻笑。也許說不上大道理，但最後一致搖頭。

五、六月正當楊梅盛產季，
娃兒們開心吃著野果子，滿手滿口的紅漬。

學著小孩口吻，吵著說：「還要吃。」大哥哥和大姊姊仗義地爬上樹，身手俐落，使力搖著，娃兒們興奮叫嚷，哇哇聲不斷，我也扯喉叫著。倏地抖落一地楊梅，大家快樂地拾撿分享。被墜落楊梅包圍的瞬間，微微疼痛，這是一輩子記憶的幸福雨。

隨著小隊伍的步伐，走過碑林，這兒有山寨功德碑、禁止砍伐的碑文與貞節石碑，顯示「文鬥寨」自古即步入條規體制，森林防護與婚姻制度，立有嚴格禁令⁸。小朋友不理解碑文含義，只當是玩樂場所。它仍具有潛移默化的功效，站在此空間，如同宗教般的神聖氛圍。

浸淫在歲月的古道，散發的蒼翠墨綠，帶有古畫般沉穩恬靜。古樸的石凳、石椅，供給農忙之人或老人、婦女歇息。看見陌生外來客，友善閒談並告知紅豆杉的資訊。當然，小娃兒們成為最佳嚮導，領著看紅豆杉一號、二號，巨大高聳，珍貴無比。這些珍稀樹種，已成為寨子驕傲的鎮寶樹。如非族人協力呵護這些古樹，早就應聲倒地，成為昂貴家具。或肆意砍伐，淪為土石流危機了。

娃娃兵的領路隊伍，橫跨半個「文鬥寨」，
人數不多，也算浩蕩。

腦子裡跳出美片《真善美》、日片《二十四個眼睛》、大陸片《一個都不能少》，還有我演出的《巧克力戰爭》，童言童語的稚氣，現實與回



碑林，彰顯族規意義。



娃兒穿大人衣。

憶的交錯，當下浮現。多年後，在深山裡真實上演，感動有加。

小男生一向鍾情當大俠，途經修繕木屋的加工處，拾撿木棒當寶劍，忘情地比劃招式。大家看得興味時，四歲與六歲的男娃兒真的追殺起來，誰也不讓，場面失控，大家亂叫亂喊，連我的叫聲也被淹沒。最後，奮力一吼：「誰要打，就離開現場，不讓他跟著玩。」耶，這招管用，兩個小鬼立即丟了寶劍歸隊。還得故意板著面孔，質問：「劍呢？」四歲娃兒立即伸出兩隻五爪小肥手，示意沒了，小臉龐顯得無辜可愛。

已近傍晚，走一段路後，再爬兩個坡，梯田就近在眼前。此刻，小朋友互相耳語，面色猶豫，齊聲支吾說：「不去了。」問：「為什麼？不是快到了嗎？」背娃娃說：「因為前面有墳墓，害怕。」「不怕，有我在。而且他們都是族裡的人，會保佑你們的。」小時候也曾經歷這種恐懼，但無人安撫及心理建設。現在長大了，理解所想，試著用溫和口吻來教育，果然奏效。一個信念轉換，小隊伍又開心地爬上往丘陵地。

文門夕照，無與倫比，心靈驚喜。

我看到了，最美的夕陽映照在「清水江」的湖面上，從梯田俯看下去，是「文門寨」觀看夕照的最佳角度。心裡連連讚嘆，幸好堅持來到這兒。霎時，精神獲得無比滿足，一切辛苦都值得了。正當無比陶醉時，突然一片怎麼那麼安靜？側頭看，小朋友全都趴在田埂上，順著方向彎腰細看，原來他們躡手躡腳地在撈青蛙。不禁大叫：「不要踩到稻田秧苗了。」他們個個精神集中、眼神專注沒回應，如同我專心望著湖面夕陽一樣。

圓滿來自無所求，倍顯無為之心，反而得到更豐富。娃娃兵怎會知我愛自然風光，又恰有金黃夕照，我也不知小朋友喜歡撈青蛙。在這高處梯田，驚喜全都實現。湖光山水對誰都是奢侈追尋，在這卻是生長環境。或許等長大了，才會知道原來他們擁有的寶藏，比都市孩子多得多。

鄰近黃昏，返途時另有任務。中途加入的小女孩，家裡有傳統服飾，希望能拍照紀念。機會難得，隊伍移師前進。不料，媽媽去碼頭接爸爸了。小女孩為了不讓我失望，親自披掛上陣。過程折騰有趣，結果搞得大夥兒哄堂大笑，開心到不行。因為尺寸過大，荒腔走板，活像穿木偶戲服。拍是拍下了，拍的是逗趣的照片。四歲男娃兒也玩到最後一兵一卒，累趴在木椅上，呼呼大睡。

午後四小時的山林之行，濃縮心情，盡興足矣。





裂縫的廚房。
室外烹調。

母親，
庇蔭幾代人。



晚飯時刻，老闆娘親自下廚。

廚房木牆，毀損破洞，地基撕裂，尚未修復，照常使用。

柴火把竈頭映得煙燻通紅，半電子、半原生的配備，說明山寨停留在文明與原始之間。完後，她帶著兩個孩子去喝鄰家喜酒，就我留守民宿。漆黑木屋，昏黃燈泡，三道特色菜和自釀梅酒，飽食一頓，幸福的感動。

入夜後，憑窗望外，幾家房舍，點點閃光，八、九點時，全熄滅了，只剩屋內一盞燈亮著。白晝山林全隱沒在暗夜，深山的漆黑，是種穿透腦神經的靜謐。孤寂的燈火，招引飛蛾、蚊蟲飛舞盤旋。為貪圖涼風，敞開窗戶，熄燈入眠。因沒有紗窗，偌大房間成了昆蟲樂園，隻隻展翅，耳邊嗡嗡響，整晚相伴不歇。乾脆蒙被而睡，和諧相處，各自尋找樂活空間。

意外的美好旅程，深情一再回眸。

為趕九點的船班，凌晨六點起床再到附近民居轉轉，要不是船班不定時，或許時間可從容些。轉兩個彎，進了小學。外觀新穎，課椅齊全，偏遠地區的設備應是完善。快要放暑假了，老師與學生都忙著結業。教室分上下兩層樓，雖然不大，但正在課堂時間，無法找到昨天陪我玩的

小隊伍人馬，因不知名字，也無法跟他們說再見。這次離別，何年、何月、再相逢。

跟老闆娘擁抱謝過後，急忙下山。這回走「上文門」碼頭路線，頻頻回頭看山寨風貌。當然，船又遲到了。分秒過去，始終就我一人在小亭等候，與湖光山水共處兩個小時。最後，搭上一艘私家船，滑過湖水回到陸地碼頭。別人有車，船夫有船，都是交通工具，什麼地方，就用什麼辦法解決問題，搭便船如同搭便車一般，因地制宜的體驗，老天爺都安排好了。船夫的家竟然就在山崖上，他說：「因碼頭運輸需求，居住人口越來越多，也帶動了繁榮⁹。」可想見的山寨文明，或許有一天，大規模的遊樂休閒開發，會是另種景象。

「文門寨」，或許它在現今商業洪流中不是特有名的寨子，單純的原生態，難以想像曾有過的林業王國光環¹⁰。基於林木保護，如今無法完全開發。陌生的異地；一群娃兒、一宿、一頓晚餐、一杯梅子酒、一頓早餐，共四十五元人民幣的代價，領略一個獨特的山寨文化與人情味。正因為如此，回想起來甘甜雋永。原來對老闆娘的成見，經過相處，也化解了疑慮。這趟行程，唯一沒有一張入鏡照片，但裝滿特別的記憶，與孩童天真笑臉的畫面。當然，走過這一遭，如同問過孩子們的問題，答案是肯定的。如果這是我的故鄉，儘管山高水遠、偏僻不便，有了深濃情感，永遠都不會離去。